

流

摄影：
桂琼

2020年12月
总第30期



目录

小波之死和小波情史（房伟）	4
生死舞台（土干）	13
写作之梦：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三联生活周刊）	16
寻找父亲足迹之二（王宏）	18
狗聊系列 25-26（李江）	23
童歌专栏《蝎子》	28
嫫竹专栏《小笺》	31
我不吃屁股（老牛）	35
IEA 成立始末：美国能源外交的选择（加拿大能源资讯）	38
埃克森美孚的石油赌局，如果输了呢？（石油圈）	48
石油峰值提前，油服行业面临十年“大考”（子衿）	51

《流》杂志编辑



老牛



童歌

诚聘编辑加盟《流》杂志

联系方式: e-mail: magazine.flow@yahoo.com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magazine.flow@Yahoo.com。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magazine.flow@Yahoo.com。

《流》投稿要求:

1. 文体: 虚构和非虚构, 散文, 诗歌, 小说节选连载, 书评, 影评, 采访, 绘画, 摄影。
2. 长度: 散文, 书评, 影评, 采访一次一篇, 不超过 8000 字。小说节选或连载一期不超过 8000 字。诗歌一次不超过六首。绘画和摄影由编辑酌情处理。
3. 文字: 英文或简体中文。
4. 请附上作者近照和简介。
5. 投稿方式: e-mail: magazine.flow@yahoo.com

其它事宜: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杂志, 所有编辑和作者都是基于对文字的热爱无私奉献。《流》是双月刊, 每年二月底, 四月底, 六月底, 八月底, 十月底和十二月底出刊。每期截稿日期为出刊月份的十号。超过截稿日期, 我们会考虑在下一期使用。已发布期刊, 爱城网 780780.ca 查阅。

小波之死和小波情史（房伟）



房伟

文学博士，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文艺理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300余万字。

王小波之死

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名“佛山”。

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愿遵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这都是仰慕者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997年4月10日，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时，突然传来了凄厉叫声。很多邻居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

对王小波的死亡，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鉴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



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厚度 10 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但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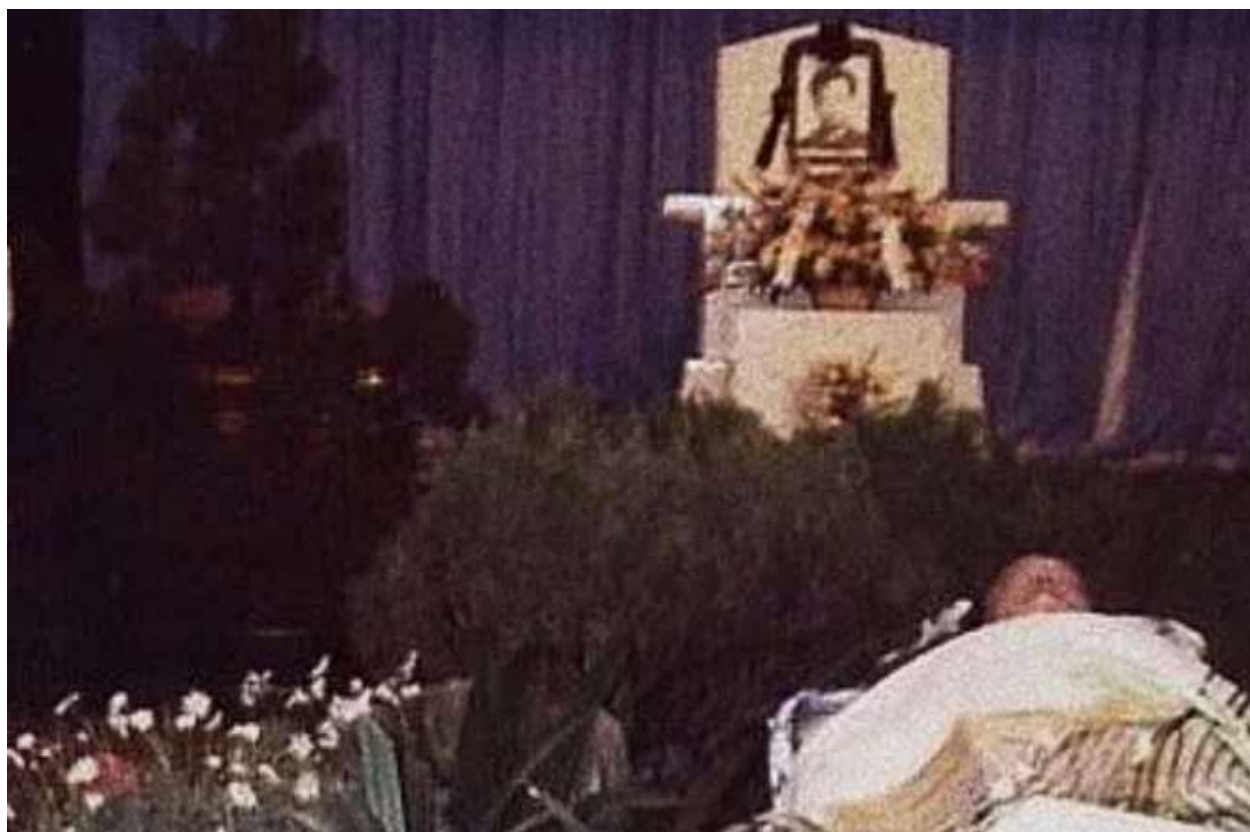
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询问，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也曾盛赞王小波“恐怕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第一人”。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

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

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

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 10 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没有一个人说话。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胡贝有些发懵，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 3 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

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依然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痛断肝肠，惋惜不已。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肠的棉花”。

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



王小波情史——谁才是那个刻骨铭心的陈清扬

逐渐成熟的王小波，也遇到了人生的大问题，那就是爱情。王小波虽然表面木讷，内心却非常敏感。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爱情道路和心路历程鲜为人知，只是在他去世后，通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浪漫骑士》等书，大众才了解王小波和妻子李银河之间浪漫的故事。但一个人的感情经历往往是复杂的，有很多隐私。对作家爱情生活的勾勒和考察，有助于理解作家独特的文学形态和美学追求。

李银河并不是王小波第一个痴恋的女性，而王小波也并不是李银河的初恋。作家心目中最美的女性，很有可能来自其早年生涯、特别是情绪浓烈的初恋时期，而非现实配偶——尽管，现实配偶可能是他的挚爱所在。



这种情况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如沈从文和张兆和、鲁迅和许广平。优秀的作家，往往擅长汲取原型人物的某一特质，加以丰富想象，形成更复杂的文学人物。例如，小说《似水流年》中，惊世骇俗的悍女“线条”，据说来自王小波教育部时的同学——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肖林。肖林聪明倔强，自信坚强，和小波一起支边来到云南，就在弄巴农场不远的瑞丽农场。她曾一度入缅作战，在热带丛林出生入死。后来，她从缅甸回国，辗转回京后，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退休。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女性风范，让王小波非常欣赏。所以，在小说中，王小波就以肖林的外号“线条”命名了这个人物——但实际上，据现有材料和笔者对肖林的采访，两人虽然熟悉，但并无“明确”的情感瓜葛。

那些写于 1971—1978 年之间的作品，尽管比较幼稚，但更能如自传体式地看到作家早期的心路历程。这里有自卑自怜，也有不甘平庸的呐喊，有对童年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展望。

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主人公“我”是一个回城知青，因报不上户口，只能靠捡垃圾度日，这里能看到王小波从云南回来、滞留于京时期的灰暗心情。《绿毛水怪》中，主人公陈辉儿童时期反抗老师和学校的描写，也显然有王小波儿时的影子。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歌仙》则更是一部男性“不平则鸣”的寓言之书。王小波身材高大，却谈不上英俊，70 年代的那些岁月，无论在家无所事事，还是当工人，他都在社会底层，心态自然郁郁难平。因此，这篇小说才会展现出特殊的“改写状态”，也表现出王小波对经典文本的颠覆策略。小说中，美丽的边疆风情，让我们想到王小波的云南经历。爱唱歌的小伙子阿牛，听到三姐的歌声，喜欢上了她，却被她丑陋的容貌吓疯了。整部小说，流露着浓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愤慨，也有知音不赏的落寞和酸楚。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些小说中总有一些“清秀可爱”、却又“精灵古怪”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或许暗示着王小波早期的某些情感经历。



王小波不属于那种花言巧语、善于取得女性欢心的男人，也不是英俊帅哥，但自有一种洒脱率真的性格魅力。而且他知识渊博、视野宽广，也能给人精神上的开阔感。

1975 年，王小波曾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绿毛水怪》成书之前，正是王小波失恋之时。此时，王小波已回城，并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温柔可爱、落落大方，模样也挺漂亮。她的父母和小波父母也都认识，姑娘曾来过王家，大家都觉得比较满意。小波经常到姑娘家里，给她的几个弟弟讲故事，把几个小男孩迷得五迷三道的。有一次，小波缺钱，无意中和几个孩子说了，这几个孩子竟把自己扑满（储钱罐）里的钱都取出来交给小波，让王小波感动不已。据采访，这个姑娘当时在二龙路中学附近的北师大女子附中教书，比王小波稍微小一点，但对他照顾有加。王小波对这个女孩也很钟情。然而，该姑娘的母亲，对王小波似乎不满意。无论工作前途，还是个人条件，王小波当时似乎很难说服姑娘的母亲。于是，只能分手。

据王小芹回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应是在王家。当时，正是夏天的一个雨夜，姑娘来家里还书，进了小波的屋子。两人相对无言。姑娘告辞出来，小波送出门，两个人在门口谈了很久。小波回来后，情绪低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摆脱。而离开王小波，对这个女孩来说，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王小波逝世后爆得大名，很多他的朋友都接受采访，或写了回忆文章，但作为王小波重要情感亲历者，这位女性保持了沉默。此中滋味，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另一段重要情感经历，大概在 1971 到 1973 年，王小波滞留北京期间。王小波在青虎山插队期间的房东、张玉瀛的妻子刘曰花对此有过回忆：一天，王小波跟刘曰花一同上山干活，刘曰花看到

小波双眼通红。小波告诉她，来牟平插队前，他曾与北京的一个女孩谈对象。有一天，女孩早上醒来，突然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检查，才知是脑子里长了瘤子，便住进了医院。小波在城里时，常去医院看望她。两人相约，等女孩病好后，一块到青虎山插队下乡。没想到，小波下乡后不久，女孩就故去了。小波得知消息后，因不能陪心爱的女孩走上最后一程，而深感自责。由于感情的私密性，王小波的家人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王小平认为，此事不一定是真的，很可能是王小波的单恋：当时的小波，就像其他男青年一样，在男女情事上讳莫如深。表面上古井无波，骨子里敏感多情；青春的爱欲冲击着内心，脸上却做出一副勘破世情的样子。大概他只有到了青虎山这种地方，才敢向老嫂子这样的圈外人剖白自己的心事。由此山东的纯朴乡亲们得出了结论：小波如此沉默寡言，原来有这样一段伤心事。

而王小波的小说《地久天长》中，也有一个得“脑瘤”去世的女孩邢红。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当时教育部的确有一个叫温彦的女孩，得脑瘤去世了，时间大致在 1974 年左右。她在二龙路中学上学时，比王小波高一级，和赵和平的姐姐是同学，是“老初二”的学生。其时，王小波住在教育部大木仓宿舍“二公门”（指郑王府剩下的主殿内大门）的东边，而温彦家住在“二公门”的西边。据赵和平介绍，这个女孩性格活泼开朗，有些精灵古怪，敢于反抗不公平的事儿，也非常聪明，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文艺活跃分子，学习成绩非常好。温彦曾短暂插队山西，因病回京休养。她和小波回城的缘由相似，两人也有很多认识渠道，极有可能相识。即使是单恋，能让王小波远在青虎山，为之伤心落泪，想必也是心仪已久的女孩。

然而，事情还有一种相反的猜测：所谓“落泪”，不过是王小波顽童式的“恶作剧”。王小波最早的习作《马但丁》中，曾写到为女友哭泣的胶东知青马但丁。不过，他哭的是自己，而不是“死去的女友”。他不过是用这种古怪的谎言方式，像孩子一样骗取别人同情，并满足恶作剧的讽刺感，进而表达对下乡绝望生活的反抗。

小说中，马但丁和女孩小罗，是关系不错的邻居。但他虽心仪小罗，回城却遥遥无期，自然和小罗也就没有希望，而他当黯然神伤的时候，老乡们都来“关心”他，他就胡编道：“我的女朋友……死了！！”然后，伤心地大哭起来，尔后他又编了一套罗曼史，活灵活现，连他自己都惊叹自己的天才。当然，小说创作不能当做作者的生活真实，王小波此段故事的真实状况，也许更为复杂，这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出现。

王小波的早期作品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两位女孩的影子。比如，《地久天长》中的女主人公邢红，与《绿毛水怪》中的女主人公杨素瑶之间，就存在某些内在的神秘联系，她们可能都以温彦为原型。邢红的性格开朗活泼，情感丰富，不拘小节，敢于捉弄军代表，最后死于脑瘤。而《绿毛水怪》中陈辉和杨素瑶在一起捉弄老师的学校经历，很有可能来自温彦和王小波在二龙路中学的感受；杨素瑶要和陈辉一起去的“山东海阳县葫芦公社地瓜蛋子大队”，显然是对王小波插队的“山东牟平县水道公社青虎山大队”的戏仿，也符合王小波对刘曰花的叙述。《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那个从垃圾堆里拯救了“我”、并和我一起插队的温柔可爱姑娘，也与女子附中女教师有很多相似之处。应该说，王小波早期文学作品，有两位女孩的影子。

生死舞台（土干）



土干：移居英国北京人，研究生物三十载，关注睡眠与心情，烹饪园艺全都爱。

毕业后，相继干了几份工作，都不如意。很想自己开业，又没头绪。翻阅报纸上的广告栏，想起小周，我的朋友，跟他聊聊，或许有启发。

小周坐在我对面。大家都叫他小周，他却是个壮汉子，腹部还有六块肌呢。应该叫他大周。小周人际关系好，男女都喜欢他。他每次来我这儿与我单聊，我总会感到荣幸。即便他只坐在对面不说话，我已经满足了，何况他的话温暖人心。他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反之，人见了他说人话，鬼见了他也说人话。小周就是正能量。

小周看着我倦怠的样子说，现在年轻人就业难，创业难，但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感觉一定好，你老弟真可以试试。看看什么行当稀缺，据说殡仪馆稀缺，可以试一试这一行。

我想做自己的老板，却从未想过经营殡仪馆。办其他业务，租个办公室就可以了，殡仪馆可需要停尸间和焚尸炉，需要冰与火。对了，还要帅男，扛棺柩的。我对小周说，你把我想象得太能干了，这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啊？我宁愿宅在家里当电脑顾问。小周说，是否决定干，先放一边，我今天就去殡仪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先看看，有个初级印象。

我还在犹豫，他说，走吧，上车吧。刚才还和小周闲聊，现在就突然去见亡人了，还是个陌生的亡人，这缘分也太寸了。第一面就在阴阳交界处。

小周一边开车一边通知那边说，带了一个有志青年来观摩。电话那边有点犹豫地问，这样好吗？不方便吧？今天的这位亡人不同往常，有点恐怖，不要吓退了你的朋友。小周说，不会不会，有

我呢，不会出状况的。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小周没有向我复述。我喜欢小周，他从不多说一句话，没话时，静静呆着。

亡人会恐怖到什么样子呢？扭曲的脸？血淋淋的身体？四肢分家了？接下去的车程，我和小周都沉默。

到了殡仪馆，有个人引领我们走进停尸房。

这个房间比我想的要宽大，光线弱，室内场景有点像黑白电影的效果。有几个观众席。一张床放在台上。床上躺着一个人。由于观众席低于台子，观众看不到床上人的全貌，却能看到床板下面。床为什么要放在台子上面呢？那台子有 40 公分高。观众坐下后，能勉强看到床上的人的侧面。

床边站着一位穿白大褂的人，他年约 40，梳着光溜溜的发型。他沉着平静安稳，与坐在台下的观众和躺在床上的亡人比，他显得很高。白大褂身后是一扇窗，他正在用刀子从亡人腿上切下什么。人死了，就没知觉了。虽然这样想，观众心里还是觉得疼，毕竟白大褂在那里切来切去的。我不由自主地去看亡人的侧脸。亡人戴着帽子，窗外光线照在亡人的侧脸上，他长长的眼睫毛上有一圈光环。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一定比较讲究，所以死了还要戴一顶帽子。我一直看着亡人的眼睫毛，忘记看白大褂了。

看着看着，那长长的眼睫毛动了。是我的幻觉吗？我用手臂捅捅坐在我边上的小周，轻声说，动了动了，眼睫毛，眼睫毛。小周有点发抖。我再去看白大褂，他停下了手中的刀子，看看亡人的脸，看看手里的刀子，不知是否要继续。我又看其他观众，大家都有点不自在，有点要逃遁的架势。

白大褂稍稍清了清嗓子，观众面面相觑。

我看到那眼睫毛动得更明显，眼睛睁开了！他活了！是不是该叫疼了？他的亲属在哪里？

我注意到观众们的脖子都是僵硬的，被吓傻了。白大褂歪着头，俯下身对亡人说，怎么？想起来吗？别委屈了，起来吧，跟大家说说话。

床上的人慢慢坐起来了，是个年轻女人！20 多岁的样子，戴一顶帽子，这回看清楚了，是个宽沿礼帽，红色的。她身上还有血呢，好像她不疼。这可能就是活人和死人的区别，活人有疼感，死人没有。白大褂迅速给她穿上一件红裙子，挺合身的。

女子低头看看腿上的血，用手触摸一下，站起。初看，她像一张纸片，再看，又像一张皮，细看，还是立体的。她慢慢挪了两步，有些趑趄，白大褂扶住她，搀扶着她走到了台子中间。噢，原来这台子是讲台。

女子的面颊胭红，唇是艳红。这当然不是她自己的化妆，而是殡仪馆美容师的手艺。女子是个非常美丽的人儿，脸和身材都好。脸部除了没光泽，无可挑剔。

她说话了：大家好！你们一定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告诉你们，我是自杀的……。说完，她低下头，沉静了片刻，继续道，我活着的时候是演员，我们那里有好看的演员，有不好看但演技好的

演员。人们都说，我如果没有好看的外貌，就是一个没人要的演员。我很努力排练，就是演不好。当那些有演技的演员一出场，我就显得拙劣了，毫无希望。可我喜欢演戏，却又没前途。我……我……就断了自己了。就是这么点儿事情……。说到这里，她又低下头，在想。然后，她抬起头继续说：你们还想知道我是如何自杀的吧？我是……我是……

好了好了，回床上躺下吧。白大褂说。女子不情愿地收住话，回到床边，飘飘地躺下。白大褂继续为她整理遗体。

噢，原来生死交替时，人们要告白和告别的啊。怎么从来没人说过呢。要不是小周带我来，我还不知道呢。小周一定看过这个，他怎么也不跟我说呢？为什么大家都对生死关口这么守口如瓶呢？再说这女子的告白，真让人唏嘘啊。她生得轻于鸿毛，死得微不足道。长的好看，好好打扮就是了，非要演戏干什么啊？上帝给什么，就根据天赋发展什么，不好吗？

白大褂没让女子继续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自杀的，身上的血是如何来的。正因为不知道原因，我的脑子就在这些疑团中盘旋，就像我在就业出路中盘旋一样，绕啊绕啊，绕不出来……

大家排着队向外走，突然一阵铃声打破了停尸房的寂静，我一下子醒了。原来我看着报纸睡着了，做了一个梦。铃声是真的，门铃……

我去开门，小周站在门外……

……哟，快进来，怎么了？有心事？我看出小周不高兴。

小周手里握着手机，慌乱地走进来，他指着手机给我看。屏幕上今天的当地新闻：《年轻女子血迹斑斑暴尸家中》。我扫视着文章内容。文章没有提女子的名字、职业，只有街名和门牌号码。警察在征求知情者与警方联系。

老土，这女孩是我的一个朋友，很漂亮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这个消息对我太震惊了，你能陪我出门走走散散心吗？

她……是不是……一个不太会演戏的演员？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

老土，你怎么了？病了吗？小周过来扶我……

写作之梦：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爱做梦的写作者，随着写作时间逐渐变深，偶尔，也会随着所读所写的文字不知不觉潜入某个遥远的梦境，然后它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浮现于脑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2017 年春末所做的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再次去伊朗，再次回到一位曾拜访过的伊朗人家中。故人相见，和一大家人一一相拥。很多往事都在梦里浮现出来，每个人细话这些年各自的变化，整个梦境沉浸在温暖怀旧的氛围里。这个梦距离我 2012 年两次去伊朗出差已相隔五年。那一年，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这个中东国家正处在西方金融制裁之下。时任主编朱伟派我去伊朗写了一篇描述伊朗人生活的社会稿件，然后他决定，让我再去一次伊朗，做一期关于伊朗历史的封面报道。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写一个封面，加之能再去一次我莫名深深向往的古老波斯帝国，本身就如一场梦。

五年后，我从那个梦中醒来，却怎么也不记得我真的去过梦中那家伊朗人家里。那应该是一段梦境杜撰的回忆。而在梦境里，我如此身临其境地沉浸在回忆中，如此确切的知道我正身处伊朗西北边境一个农村人家的家中。我并未走出过那个房间，却知道屋外是白雪皑皑的一片，浅一脚深一脚地在雪地里沿着村庄走一圈，能看到简陋的清真寺和伊斯兰革命战士的墓地。更妙的是，那回忆从未在梦境里逐一呈现和拉展开，我却了然每个坐在那个房间里的人自带的一长段彼此相处的记忆。

我相信，这是 2012 年下半年，我和摄影师同事关海彤在深夜的村庄与家徒四壁的一大家伊朗人一起载歌载舞，在大雪即将封山的暮色里和伊朗人一边讲着狼出没的传说，一边欢天喜地的推着抛锚的东南汽车往山下走去时，潜入我情感深处的梦。我也相信，这是我和另一位摄影师同事于楚众坐在伊朗朋友驾驶的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的车后座上，看着他不断转过头来和我们说话，眼皮打着架却强撑着不敢入眠时，一不小心潜入的梦境通道；也是沿着曾经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波斯帝国心脏——波斯波利斯宫遗址的残垣断壁拾级而上时，不慎惊扰的那个随行的伊朗导游已然消逝的旧梦。我还相信，这是在北京曾经住过的北苑附近，深夜辗转于凌晨还不打烊的各个咖啡厅，兴奋阅读和写稿时，不经意打开的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从那扇窗望出去，我知道了公元十一世纪的波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鲁拜，从鲁拜那里，穿越七个世纪的时光，我又知道了翻译鲁拜诗集的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直到两年前，我遇到博尔赫斯的一段文字，他如此奇妙的写道：“我们知道，欧玛尔（鲁拜）信奉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认为灵魂可以在许多躯体中轮回。经过几个世纪以后，他的灵魂也许在英国得到再生，以使用一种遥远的带有拉丁语痕迹的日耳曼语系的文字完成在内沙布尔受数学遏制的文学使命。……或许，欧玛尔的灵魂于 1857 年在菲茨杰拉德的灵魂中落了户”。

两个月前，沈从文先生去世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做了一期《最后一个浪漫派：沈从文》。参与写完那期之后，仿若恰逢其时，副主编吴琪让我梳理一下过去的写作，作为周刊老记者们和新记者们交流的系列讲座其中的一讲。回过头来重温六年前的写作，获得了新的目光：六年前为了文字流畅而努力编织成的文本，日后却从一个新的视角，向我呈现了当初我未曾看到过的意义。那个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稍显稚嫩、完成度在一些关键处因语言障碍而欠佳的文本，却怀着一颗无偏见的心，记录下那些热爱打扮的伊朗女性，那些对家里挂着的最高领袖照片不以为意、天性自由的伊朗家庭，那些在经济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下依然不消减丝毫快乐、忧虑却在地平线上隐线的伊朗

知识分子，还有那些一天到晚乐不可支、体内潜藏着各种能量，走路都忍不住跳一串舞步或高歌一曲的伊朗商人。那年当时，人与人的相遇发生在任何事情之前，如此，我才能看到我所认识的伊朗人。而许多那时并不理解、只是忠实纪录下来的话语，则在六年后当我一个读者身份重新阅读时，显现了它们本来的含义。比如，巴扎里那些与资金流动有关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实则充满文学的隐喻；又比如，那些借助“效仿源泉”向真主求助的人，所谓的“善”的媒介。好像是无意识的，我写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堵在德黑兰的交通中，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这时车开始南辕北辙，且一路向北，被推着不断背离机场而去；我开始咆哮，咆哮完时，车做了一个 U 转，向南，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这个关于伊朗道路的隐喻，又与那时还没有清晰意识、却只是如实记录下来一个伊朗人的梦境重叠在一起：一位银行家因资金问题向宗教人士求助后，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前往马什哈德的圣祠，快要到的时候，却开始往回走，直到被宗教人士拉住手腕，带回了圣祠”。交通的隐喻和梦的空间路径神奇的交叠在一起，不知伊朗人是读老庄，还是弗洛伊德和荣格？

一位伊朗商人信口拈来所作的诗，也在六年后重新向我呈现了意义。他说：“我从未言归从真主，但亦从未放弃真主；指引我心的神明，唯有良知”。有关“良知”和“善”的理解，是我在写完沈从文以后才有所理解的。在写沈从文时，我阅读了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写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善”是与“现代之前”和传统社会紧密相联的东西，是在常识摧毁“鬼神天命”这些迷信之前，与辨别做人的义利取舍和是非紧密相联的东西。正是在那些现代“到来”的传统社会里，“良知”与“善”才有如此丰富的表达方式，尽管也充满着历史的苦楚与不确定。六年后，我才理解到了这些。这是写作所教会我的一些。

五月之后，我开始上溯一些过去的写作。比如，我重新阅读了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2014 年 12 月吴清源去世时，我们曾出过一期《无法超越的传奇：吴清源的人生棋局》。作为一个不会下棋的外行，我参与了那期封面的写作，却留下一些一直未释怀的疑问。比如，吴清源说，他下棋的理想是“中和”，这个“中和”既是“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效率的那一手”，也是“考虑全盘总体平衡的那一点”，这应该如何理解？他又说，他总是追究“最善的一手”，“从来没有把围棋当做胜负来看待”，这又该如何理解？我也是在写完沈从文之后，才稍微比四年前多一些体会到他的话的。“善”是一门异常艰深的学问，并非简单的“仁慈”所可以概括。回过头看，仅就围棋而言，对阵李世石的 AlphaGo 的下法，是否由于其能从对手的棋着、自己的回应及对手的回应的六个来回甚至更多维度来思考和其强大计算能力，让它更接近于“善”？“善”的理解，是否将让数学理解未来在人类思想中占有统治地位？这些，都是写作启发我不断去思考的。

今年二月写《最美数学：天才为何成群而来》，去波士顿采访数学家恽之玮。他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就像“生活在童话里”。“童话”的意思是，可以把数学当做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仅仅做热爱的事，对社会的回报还看不见摸不着，就可以过虽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似乎“有悖经济规律”。当时我想，我的写作工作又何尝不是呢。那些走过的路，遇见过的人，还有读过的书，逐渐定义了我；也正是写作过程和文字本身，教会我关于人生的许多认识。写作在我看来，慢慢成为可以凿通生命两头的秘密通道，也成为与那些有趣而伟大的灵魂相遇的秘密通道。

寻找父亲足迹之二（王宏）

——纪念王度庐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简介：王宏，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承地理研究所黄秉维院士，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地理所工作10年。1990年赴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从事科学研究。2017年退休，同时建立了HW Eco Research Group，继续科研、咨询和培训等工作。

引言：2018年10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纪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四十周年的聚会上，我应邀简单介绍了父亲的情况。这次出版纪念文集，又有一些同学让我将去年的讲话编入。我推辞不过，遂整理成文如下，也算是对父亲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纪念。

（一）长安定情

1933年6月，父亲去了西安，在那里他做过《民意报》的编辑员，在“戏剧与电影周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还做过陕西省教育厅编辑室的办事员，编辑了《陕西谣谚初集》，撰写了《民间歌谣之研究》。父亲在西安工作得并不顺利，他既无背景，又不会逢迎，而且物价飞涨，薪金低微。

但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父亲去西安的目的是追随与他相爱的人--母亲，她在早些时候随父母从北京迁往西安。1935年父亲与母亲结婚。

根据母亲的回忆，她在北京读中学时，在一个同学家里认识了做家庭教师的父亲，从此彼此相爱。父亲曾送给母亲两本书，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另一本是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母亲不太喜欢《浮生六记》，却很喜欢那本词。《纳兰词》中既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诗，更有苍凉悲怆的边塞诗。

父母一起游逛过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北海、景山、中山公园、太庙、十刹海、陶然亭等地都去过，所以在父亲的作品里常会提到这些地方。陶然亭在永定门外，俗称“南下洼子”，是明清时期文人骚客、落第举子聚会赏景、饮酒赋诗之处，人称“城市山林”。他们慕名前去游览，跑了

许多路，结果大为扫兴，看到的只是遍地荒草、成片污塘、一座破亭，和几间坍屋。然而，父亲晓得有关的典故，带着母亲找到了那座著名的“香冢”和“鸚鵡冢”，并去诵读那香冢石碣上镌刻的铭文（香冢毁于十年浩劫）。那铭文母亲在晚年时仍能背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后来，当父亲撰写侠情小说《宝剑金钗》时，便把书中的那位身后凄凉的“侠妓”谢翠纤的墓地设置在了此地。

父母在西安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那段经历对父亲后来的创作却意义不小。西北地区，自然环境严峻，民风剽悍，加以穷困，乃多铤而走险者。母亲的父亲因猝发心脏病，卒于三原县。父亲从西安前去接灵，途中就曾遭遇绿林强盗，衣物被洗劫一空，他只得返回西安，重新打点，再走一趟。后来父亲在《铁骑银瓶》中写韩铁芳在那一带被匪帮劫持，应是渗入了那时的切身体验。

1936年，父母又回到了北京，接着在《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黄河游侠传》、《燕赵悲歌传》和《八侠夺珠记》（未完成）。

（二）开创先河

1937年，父母去青岛看望母亲的伯父。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青岛的气候很适合他养病，于是他决定“在此住一夏天，陪着阔人们避暑，休养我的身体，恢复我的健康，为预备我的衣食，继续效力。但是我还需要回去……”



不久，叔叔与几个北平青年同来青岛。小住之后，父母送他们离开青岛，去参加抗战。叔叔是遗腹子，父亲对他格外疼爱，甚至在小说里也写进了他的小名。母亲回忆道：“他们兄弟一向感情很好，分手时不无留恋。最后王度庐慨然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们以后会团聚的，母亲的生活，家里的一切，有我呢。’他把自己的怀表给了弟弟。”

后来的事情则是始料不及的，7月30日，日寇占领了北平。1938年1月，青岛也被日寇侵占。父亲一家只得滞留青岛。父亲给自己起了个新的笔名“度庐”，他说“度”就是“渡”，希望能够度过这一段艰辛的日子。“庐”就是简陋居室。

1938年6月2日，他在《海滨忆写》中写下了这段经历，署名“度庐”：去年樱花开的时节，我由北京初次来到青岛，目的第一是看望多年未晤的戚友，其次便是因为我过了多年的写作生活，把身体弄坏，需要觅一个适当的地方休养几个月。……然而，命运，不久便发生时局的变化。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度了半载多的恐怖生活……自然，在我是侥幸的，然而我的身体却因为一往的忧患，需要更长时期的休养了，换句话说：我需要更长时期地住在青岛了……

“时局的变化”，当然是指“七七”事变和青岛沦陷。父亲虽然只是个文弱书生，可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但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了能在沦陷区不失尊严地生活下去，他只能卖文为生。

父亲在青岛的作品主要为侠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侠情小说多为清末故事，社会小说则多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战前，而地点多被设置在北京。北京是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而且那里还有他的母亲。他只能在小说中寄托自己的乡愁，通过小说里的豪杰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以去心中之块垒。想起父亲在北京时写的那些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杂文，更能理解他此时内心的苦闷。尽管在日本人的铁蹄下，他的作品仍保持了中国人的尊严，……没有媚骨。

父亲在青岛写了《卧虎藏龙》五部系列和《风雨双龙剑》等二十余部侠义、侠情小说和《落絮飘香》、《燕市侠伶》等八部社会言情小说，并将其创作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



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张赣生先生曾写道：度庐先生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这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中表现的格外鲜明。《风尘四杰》《香山侠女》中天桥艺人的血泪生活，《落絮飘香》《灵魂之锁》中纯真少女的落入陷阱，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度庐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熟知当地风土民情，常常在小说中对古都风光作动情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更别具一种情趣。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及深远影响的，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

（三）留芳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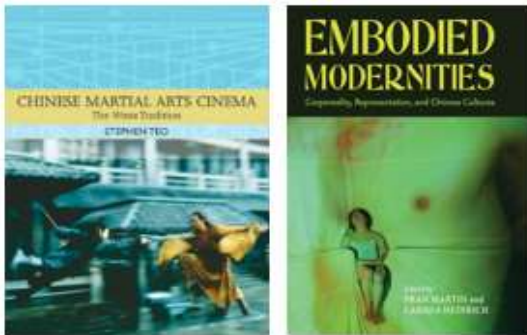
父亲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写作，从北京的皇城根一直写到青岛海滨，竟写了上千万字。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写了多少，因为至今仍不时有新的作品发现，每每想到体弱多病的父亲连续数年同时写着几部小说，想到他当时经历的苦难、内心的苦闷，不禁泪目。

父亲生前搁笔从教 27 年，寡言少语，绝口不提以前写书的事。当别人问起时，他也只是愧疚地敷衍作答。在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我也误以为父亲过去写的东西肯定不好，也从来没想去问问父亲。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开始“引进”，重新认识和接受我的父亲早年的作品，学者、专家们开始研究和评价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这才使我们开始重新“发现”父亲，了解父亲，现在真是追悔莫及。



父亲到底是如何看待他的作品的？即便父亲当年真的愧疚和自责，那是否也是所谓革命宣传压力下的结果？我想父亲或许对他的作品有不满之处，因为那些毕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打稿，不修改，一气呵成，与有的武侠作家反复修改、精雕细琢、屡出新版的作品相比，难免时有粗糙。但细读父亲的作品，不但发现其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更感受到充满的激情、正义感、同情与怜悯及嫉恶如仇，是父亲倾注全部心血甚至生命写出的。所以，父亲的内心，对他的作品应该又是喜爱的，珍惜的。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但他的作品仍未被遗忘，他写的故事被一版再版，被拍成了电影，



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读本。根据《卧虎藏龙》拍摄的同名电影对世界的震动远远大于其对中国大陆和华人社会的影响，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固然同李安先生的导演有关，但也说明了父亲几十年前的作品所表达的理念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引起了海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及至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兴趣和重新认识。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Hubertus M.G. van Malssen 在他以《“侠”的重新定义：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中的现实与虚构，1938-1944》（Redefining xia: Reality and Fiction in Wang Dulu's Crane-Iron Series, 1938-1944）为题的博士论文（2013）中指出：过去国外对“侠”（xia）的定义通常是同暴力和武艺（wu）相关。通过对民国史、王度庐生平及他的小说的分析，认识到“侠”的含义是正面的，是一种包

括善良，利他，忠诚、正义等特点的美德，这种美德比武艺的强弱无关。而“义”（yi）即公正、正义，则是侠的一个道德方面的表现。把“侠”理解为欧洲中世纪骑士（knight）也是不恰当的。骑士只是男性，属于特殊的社会阶层，骑着马，手执利剑和长矛到处游逛，证实自己的勇气，最后以赢得一个女人的芳心和美好的结局告终。而“侠”，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而且男女是平等的。侠士的爱情往往历经波折并以悲剧告终。侠的道德往往高于盗匪、保镖、捕头、军队将领和朝廷官员。因此，他认为，对于“侠”，并没有恰当的英语翻译，应该引进新的词汇‘xia’。



T.D. Sang 在《形体，代表性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代性》（Embodied Modernities: Corporeality, Represent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s）一书中指出，虽然王度庐在中国文坛被忽视了几十年，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作家，他在三、四十年代就能将中国的传统同新思想结合起来。例如他把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侠女文学与现代的妇女平等、独立、自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到了推崇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现代文明的共鸣。

2011年9月14日，我们在北京的八达岭陵园为父亲母亲举行了落葬仪式。墓地坐落于陵园的仙泰园内，这里背依青山，松柏常绿，能听到鸟鸣虫叫，能远眺巍巍长城，放眼望去，莽莽苍苍，群山峻拔，林木葱茏。父亲母亲在外漂泊多年，终于魂归故土，叶落归根了，他们将在这里，在八达岭的苍松翠柏之中，被后人长久垂念。想起父亲1930年所写的：月上树梢，晚风徐起，我也有些困倦了……

愿他们安息。

狗聊系列 25-26（李江）



李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退休媒体编辑、记者。中作协会员。出版作品：《双面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下卷，四部集。获三年一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笑面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绝色股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人狗情缘》（北大方正集团，全国网络长篇小说大赛优秀奖）、《飘飞的蝴蝶》（中国当代十人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二集）。

二十五

见天，又一新鬼下葬——这是一个女鬼。第二天，就疯唱上了：“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呀，开了花。

万年的枯枝发了芽，
发了芽……”

众鬼：“好！”

女鬼得了鼓励，又可着嗓吼起来：“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又得到众鬼的一阵欢呼。

女鬼更加得意，继续：“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又得到一阵狂欢声。

厂长：“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真亲切！”

蹭鸡儿媳者：“爱听死了，死了都爱听！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哪像那个疯鬼，整天逼吵吵些阴阳怪气的玩意。烦得你想吐。”

炒股大亏跳楼者问：“我听声音咋有些熟，你是不是以前经常上我沙锅店去？”

女鬼停住歌唱：“是呀。难怪你的沙锅店关张了，才是到这里来了？”

沙锅店老板：“前年炒股票亏大了嘛，就跳了楼。你呢，咋来的？”

女鬼：“肝癌，查出来就到了晚期。”

沙锅店老板：“感觉你挺乐观，不像个刚成鬼的。”

女鬼：“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医生说了，对待癌症，也要有这种精神，看谁斗过谁！”

沙锅店老板：“所以，你才这么乐观地一直斗到了地下？”女鬼：“是的。”

沙锅店老板：“记得我刚开店的那几年，你好像是我店里的常客。”

女鬼：“是的，隔三岔五。可是，你后来，可能是开得火了，就开始胡整，味道大不如以前了。所以，就再没去吃，改吃别一家了。”

沙锅店老板：“其实，咋说呢，真是不好说。刚开始，我为了省成本，用的是地沟油，后来，也挣了些钱，就良心发现，改用好油了。”

女鬼：“你说反了罢？”

沙锅店老板：“向毛主席发誓，一点都没反。”

女鬼：“我就是不信。要么，你是诚心骗我，要么，你是到了这里，脑子发生了错乱。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刚开店时的味道，就是正，就是口感好，就是好吃。后来的，就是不好吃了。不然，我怎么再不到你那儿吃而去其它店了？味道也能骗人？”

突然，从旁边冒出几句：“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女鬼：“这是谁呀，吓人道怪来这么几句。啥意思？”

蹭鸡儿媳者：“狗屁意思！没意思。他就是个疯子，别理它。”

疯子：“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真的，

我不相信死有报应……”

女鬼：“真是个疯子，一句都吃不懂他在扯些啥！”

医生：“这娃别说，还真是有才。虽然，我也是听不太懂。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憎与爱。”

文化局干部：“比我有水平。”

贪官：“狗屁水平，就是一堆烂屎！”又对女鬼：“你唱，用你响亮的歌声压过他的梦呓！”

女鬼就接着大声唱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

就是好，

马列主义，

大普及，

反动派，全打倒……”

换来一片鼓掌声。

人类学家叹：“昧，昧啊！”

社会学家：“同感。”

疯子：“愚蠢，

是愚蠢者的通行证；

思想，

是思想者的墓志铭。

天空，被乌云所遮蔽，

看不见闪亮的星星……”

地上老被人砸碑者：“一个疯子，就够受的了，这又来一个，还不整天吵翻天！”

原市长：“对于墓地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占领！”

让狗算卦后代是儿子还是孙子者问狗：“我是听不懂，你听得懂？”

狗：“沙锅店老板说的是实话，因为我过去常到他店去打野食。”

疯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闪闪的星斗，

何时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智者凝视的眼睛——”

一片骂声：“狗屎！梦呓！”

众鬼：“新来的，赶快唱，压过他！”

女鬼：“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声。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地主狠心，逼死了我的娘……”

“好——”一片叫声。

让狗算命者对狗：“还是这歌听起来好听。”

狗：“当然，它不用多费脑子，我都能听懂。”

二十六

清明，前来祭奠的人海了，摩肩接踵。夜晚，平静下来后，众鬼又扯上了。

蹭鸡儿媳者：“我听儿子念叨，今天给我多带来了两摞纸钱，数额也比以前大了。以前都是十元百元的，今天是一张一千的。以前我在世时，给我老爹上坟，只是三元五元的，最多十元。”

旁边刚下葬的女鬼：“我儿子给我烧的是一张一亿的。”

蹭鸡儿媳者愕：“你儿是干什么的？”

女鬼：“企业家，房企老板。这城里的楼房，几乎一半都是我儿子盖的。”

私企老板：“别吹，你儿子是我手下的项目经理。”

女鬼默。

蹭鸡儿媳者溜须：“哟，真人不露相，你儿子今天给你带什么祭品来？”

私企老板：“我儿子没来，可能是到外边躲债去了。公司欠的高利贷实在是太多。我一撒手，都转到了儿子头上，有人甚至扬言要他的命。我躺在这里，其实，心都一直揪着。”

让狗算命后代是儿子还是孙子者：“咋说，清明，也得给老爸上坟来嘛。白天不敢来，可以晚上来的。你看看，今天，上边吵吵得多热闹，哪家的墓碑下不是香烟缭绕？”

炒股亏了跳楼者：“有，我发现，疯子的父母，今天就没来。”

蹭鸡儿媳者：“肯定是怕人多遇上熟人吧，嫌丢人。”

疯子：“有人给我送来了一支茉莉花！”

众鬼嗤。

蹭鸡儿媳者：“还挺有洋味的，别人上坟都烧纸。问问狗，见了没有？有人给他送来了一朵茉莉花？”

狗爷：“好像是没见着。”

蹭鸡儿媳者续问：“那就是你给他叼来了一支？”

狗爷：“不能这么损人家的。我知道，你们人老拿我们狗比事。”

疯子：“在梦里，

在梦里见到你，

开在春天的田野里。

带着霜雪的浸润，

圣洁而美丽

一次次地仰望你，

带我走进蔚蓝天空里

在梦里，

在清明里，

有人采撷来一支，

深情送到我手里

……”

蹭鸡儿媳者：“听听，又在胡逼乱扯地发痴语。”

女鬼：“这娃疯得不是一般，难怪清明他父母都不给他上坟来。可能真是觉是清明节人多，丢人。”

蹭鸡儿媳者：“反正这娃是把他父母的脸丢尽了，心也伤透了。他自个吹他自个是当年的文科状元。我真是不相信。这样的人能考上状元，那墓园这狗都能上哈佛了。”

疯子：“花开花谢，

春来春去。
人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当下上演的一出戏。
待到流年的风吹起，
再辉煌的故事，
都如那清烟一缕，
消隐在逝去的光阴里。
人世间，
没有伟大。
没有永久的东西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

女鬼：“可真是遇上鬼了！倒了八辈子霉，摊上这么一位。这要捱到啥时候？”

蹭鸡儿媳者：“捱吧，不捱也得捱，谁让咱摊上了。”

女鬼：“在世时，我那一伙跳舞唱歌的姐妹，玩得多开心。”

蹭鸡儿媳者：“我何不是这样？虽然我那一伙残疾者，成天，日鬼倒棒锤的。可也没有他这样阴阳怪气地成天吵吵这些让人听不懂的东西。”

贪官稟原市长：“市长大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联名把这个家伙清出墓园去？”

原市长：“可以考虑，你打个报告上来，我批一下转给有关部门。”

社会学家对人类学家叹：“阴间也是劣鬼驱逐良鬼啊！”

童歌专栏 《蝎子》



童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1988年赴加留学。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十二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现为阿省作协会员。

我童年所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不是画皮，也不是一双绣花鞋，而是母亲被蝎子蛰的故事。

母亲说那是一个夏天，她才十八岁，记得床上还挂着蚊帐。晚上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就被一只蝎子狠狠地蜇在了背上。那是母亲记忆中最惨痛的一篇。那种疼不但钻心，而且毒性经久不散，母亲的背肿了一个月，她也在床上趴了一个月，差点死了。当然蝎子也被压死了。

从此蝎子成了我最恐惧的昆虫。母亲命大，要是换了我，必死无疑。

我猜想那只蝎子是来报仇的，因为母亲还告诉过我，他们小时候玩过蝎子，方法是把一根灯捻绑在蝎子尾巴上，点着了，火苗在蝎子尾巴上燃烧着，蝎子就疯狂地原地打转，想捕捉那火苗，直到被烧死。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就是他们怎么才能把灯捻子绑到蝎子尾巴上而又避免被蛰。母亲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猜想母亲口中的“我们”大概是我那三个舅舅。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小女孩敢玩这样的游戏，直到我小学时代的某一天。

我在大陆的一个大学校园的家属区长大的，那里是一片青砖灰瓦的平房。每一座房子分两半，就像北美的 duplex，每一半有四间屋子，供一个家庭使用。父亲当时是副教授，所以分到了这样的房子。（在文革期间，母亲特别强调这个“副”字，因为跟正教授比，副教授的罪过似乎小一些）。我们有两个大套间，一个十八平，一个十四平，另外还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单间，外加一个六平方米的厨房。据说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出差给我买了一个狗熊打伞骑三轮车的玩具。上了发条，三轮车就会满地跑，我也就满地追它，从十八平追到十四平，然后再追回来，同时咯咯地笑个不停。遗憾的是我对于如此幸福的时光毫无记忆。自我记事起，十四平已经不属于我们了。学校把它分给了另一个教师。我的玩具狗熊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再后来学校让我们搬家，虽然是在同一个住宅区，房子也一样，但那是最烂的地点，院子的对面有一个大垃圾箱，大到有一个房子那么大，紧挨着校园的围墙，像是古城墙上的烽火台。扔垃圾的人可以从墙内拾阶而上，到了“烽火台”的顶端，从中间的“井口”将垃圾到下去，靠墙的那一面是敞开的，垃圾就会被墙外的工人拉走。不但如此，垃圾箱的旁边还有个公共厕所，好在有一小片灌木林挡在中间，我们才

不至于直接看到男厕所的入口。这套房子不但十四平住的是别人，那个八平也分给了一个叫马二的工人。他老婆孩子都在附近的农村，马二平时一个人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大概是因为父亲刚刚从牛棚里出来，腰板还没直起来，这个谁也不愿意住的地点就分给了我。

如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十八平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卧室，客厅和父亲的书房。寒暑假姐姐回家便没有地方住了，加上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来探访，也没有地方住，所以母亲就用玉米秆和泥巴在我家院子里搭了一个生火做饭的地方。棚子里盘的灶可以烧柴火，干树叶，玉米秆之类的东西，这样可以把蜂窝煤留到冬天用。母亲把六平米的厨房改成了一间卧室，里面放一张床，床前也就只剩大越两尺宽的空间。那个垃圾箱似乎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肮脏可怕，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可以登高远望，看到墙外的田野和村庄。

我们搬到新家不久，垃圾箱就停止使用了，据说是墙外的贫下中农提了意见。最后的垃圾被清理后，面向农村的那一面就砌起了一堵墙，顶端的开口也被封了，台阶也被拆了，我们也无法登高远望了，这个垃圾箱就成了一个没门没窗的死屋子。

谁也没有想到，这时母亲打起了垃圾箱的注意。

虽然我们有一个草棚子可以用来烧火做饭，但只能在夏天使用，到了冬天我们还得在屋子里用蜂窝煤炉子做饭，这时我们的十八平就又多了一个用途：厨房。这样不但把屋子搞的烟熏火燎，到处是灰尘，而且蜂窝煤还烧的特别快。有一天母亲向父亲正式提出，要他向学校申请把那个废弃的垃圾箱分给我们改作厨房用，而学校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给垃圾箱开个门。母亲没敢要窗户。我估计那个申请是父亲硬着头皮写的。

学校居然同意了。

垃圾箱被开了门之后，母亲带我视察现场。这一看吓得我魂飞魄散。里面不仅还有一些剩余的垃圾，而且阴暗潮湿，一只只肥大的蝎子到处乱爬，我立马就跳到门外边了。谁知道母亲回家拿了一个特大玻璃瓶，还有一个烧火钳子，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就进了蝎子阵。这不是躺雷吗？母亲不慌不忙地开始将蝎子一只一只夹住放入瓶中，同时告诉我蝎子是一味中药，因为不好找，所以不便宜。

母亲捉了两天蝎子，装满了两大瓶。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曾经差点被蝎子蜇死的经历却似乎对她毫无影响。我开始相信她讲的小时候玩蝎子的“我们”也许真的包括她自己。我甚至觉得母亲生错了年代，要是在战争时期，她没准能领兵打仗呢。

两天之后，母亲将两大瓶拧紧了瓶盖的蝎子交到我的手中，让我去当地的药店把它们捐了。那年代大家都不富裕，母亲给我做的衣服永远是大三号，两只裤腿像是两面迎风招展的旗帜。穿补丁衣服也是常事。但是当母亲说要把蝎子捐了，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地只有一家中药店，在火车站，去那里要走三里地。每到夏天我和小朋友们会到树上找蝉蜕，一个夏天过去也能收集几瓶，我总是将它们捐给药店，所以轻车熟路。但是这次可非同寻常。我一路紧紧抱着两大瓶蝎子，一面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把瓶子摔了，蝎子跑出来我就没命了。终于到了药店，我把两瓶蝎子往柜台上一放，撒腿就跑。药店的叔叔直喊，等一等，给你秤秤。但是雷锋精神鼓舞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冲出店外。自豪感在胸中冉冉升起，渐渐膨胀，托着我云里雾里向家飘去。这是我们一家对人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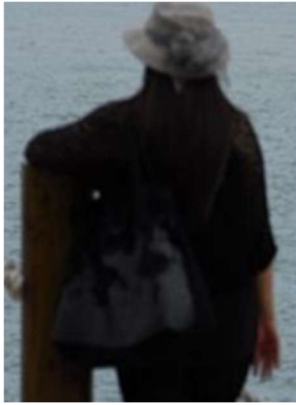
垃圾箱终于被母亲打扫干净了，不能说是一尘不染，但完全看不出它曾经是个垃圾箱。现在回想起来，它至少有十平吧。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屋顶漏水。通向顶端的台阶已被拆除，怎么上去呀？世上居然也有母亲干不了的事情。但是没关系。母亲要求父亲到屋顶上去修补裂缝。

我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谈判是怎样进行的。父亲居然答应了。他弄来一个梯子，还有沥青。我们把沥青堆放在青砖小路的中间，觉得似乎跟和煤球似的，然后将梯子架到贴着垃圾箱的墙根，父亲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提着沥青桶，桶里面还插着一节木棍，颤巍巍地往上爬。我在下面给他扶着梯子，心想：千万别摔下来呀。那时的父亲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头银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当他爬到梯子的顶端，还得站在墙头，再跨过“烽火台”的围墙，才能到达屋顶。要知道围墙的顶端不是平的，而是像面包一样鼓起。为了防止有人翻墙，上面还曾经镶有锋利无比的玻璃茬。好在玻璃茬几乎被翻墙的人都砸光了。但是要爬到“烽火台”上，在我看来简直是挺而走险，印象中只有会轻功的武林高手才做得到。我想这大概是父亲生平第一次干这种活，突然觉得他好可怜。万幸的是父亲不但没摔下来，而且居然补好了裂缝。大概是高压之下出奇迹吧。

因为新厨房里太黑，母亲在紧挨着门口的地方盘了一个灶，每次做饭时都得敞开大门。但没有烟筒，没有窗子，烟聚在里面散不出来。母亲一边咳嗽，一边拼命用扇子往门外扇烟。屡试屡败，最终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新厨房，又回到那个泥巴搭的小棚子里做饭。至于这个让母亲花了那么多心血，冒着生命危险清理出来的垃圾箱，让父亲同样冒着生命危险，用握笔握教鞭的手补好的屋顶的房子，我们只好用来存放杂物了。



姍竹专栏 《小笺》



姍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小笺

（一） 夜

微风拂过，窗纱掠起的缝隙里，一轮皓月悬在夜空，清澈皎洁。iPad 播放着一支哀婉的琴曲，音符飘到空中，又和如练的月华一起落在床头的石雕上，变成一种极细腻的光泽，让人想到柔情万种，想到年华如玉。

沐在这种苍凉而美丽的氛围中，总感觉象是在向谁依依诉说着往事，象是在素绢上填一阙没有完成的词。清秋夜，怀旧似一盏鸩酒，明知会蚀人心怀，却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而昨天的风吹不动今夜的长发，谁又能唤动明日的心情？

（二） 小塘

夏日里小塘边有很多玉色蝴蝶，入了秋，它们挥动着变得斑斓的翅膀，如落叶般翩翩地舞着，和深深浅浅的秋色一起飞入人眼中，再直达心底，成了大雪来临前最后一道风景，挥不去，剪不断。

野鸭子早没了踪影，野鹅也飞去了南方的国度……或者在它们心里那才是真正的家。松鼠和水獭是飞不走的，大概正藏在哪个树洞里用小眼睛窥视着我，审视着我是不是给它们带来松籽和鱼干的人。

初秋的傍晚，丛林后飘起缈缈的炊烟，静谧安详。

（三） 墙隅的玫瑰

黄昏，迎来晚秋最肆虐的一场风雨。呼嚎着席卷一切的狂风里，墙隅的玫瑰红得炽烈，红得触目惊心。隔窗看着它，想起那年艾尔伯塔芭蕾舞排的舞剧《卡门》：女舞者用狂奔和飞旋演绎着痛苦与绝望，一袭红裙不停地从舞台这一端飘向另一端，也是这般刺目鲜红。

风雨中的玫瑰，没有了往日的娴静优雅，放纵地摆动着腰肢，恣情地绽放着，狂舞着，迸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狂野的美丽，妖艳魅惑，风情万种。这样不顾一切的疯狂，在它的一生里，也只有这一次吧？而这样一场秋风秋雨后，夏日里再繁盛的花木也会很快凋零。

与风相遇，成就了它，也毁灭了它。冒雨出门，剪下两只插在水晶瓶里：余生短暂，既然无论怎样都会转瞬枯萎，就让它在我的注视下老去。雨丝飘落在脸颊上，有些许的凉意。

（四） 小径

小径似曾相识，路两旁的树筑成穹顶，落叶汇集成一条金黄的地毯。晚秋唤起蛰伏在记忆深处的黄花深巷，红叶低窗。落叶在心头缓缓滑落，

乡思和浓愁从四方涌来。日暮里不见长亭古道，何处是乡关？

老屋应犹在，茜纱映竹影，海棠伴苔痕。只是没有父母的院落，可还是家？



落叶

为了一个倔强的誓言，
为了盘桓许久的思念，
叶执著地奔向大地，
却找不到根在哪里。

大地不是落叶的归宿，
严冬才是。
初雪覆盖了凋零的秋日，
如同厚葬着最后一场情痴，
弓河的波光里
叶落成诗-----



落霞

如果千年含泪的流浪，
只为今日的落霞，
只为将那个古老源头
一泻千里的沧桑，
蜕变成浴火后的凤凰，
那么就让所有的悲欢
在漫天的霞光中涅槃，
让希望就此诞生，
让幸福永恒。

水鸟

如果秋风扫过后，
曾经的关怀都随落叶飘走，
那么在目光的尽头，
就只剩下这条蜿蜒的河湾，
和那些蒙太奇般的片段。

而所有的相遇与别离，
早已嵌入斑驳着的记忆，
在芦笛夜夜的低鸣里，
寂寞地忧伤
凄凉地甜蜜。

千年以后，
一只洁白的水鸟
依然伫立在礁石上，
爪尖反复书写着爱逝去前
未曾说出的那个字。
在深深浅浅的划痕里
追溯那些被冲刷得模糊的故事，
如同前世的冷月溶入今日的杯中，

浅啜出一段诠释了的历史，
幻化成一首美丽的诗。



蝶恋花 乡思

银烛卧听三更雨，小院清寒，苔湿凉几许。
故国情思千万缕，奈何无数关山去。
沧海余生随落絮，华发朱颜，对镜无情绪。
错把风过当楚语，阖窗长忆潇湘旅。

落基印象之鱼化石

流连在小小的礼品店，
看街角的苏格兰人如何用一只风笛
把雪后的班芙镇吹的古老，
吹得温润潮湿。
看展柜里一条鱼炽热的爱如何淡去，
成为历史，
再慢慢沉积成化石。

看措不及防的冰川来临后，
一颗心怎样破碎，
怎样变得坚不可摧。

仿佛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说：
躺在你的年代里，
我是一条孤寂的鱼。
午后的阳光下，
谁还在上个世纪
轻轻啜泣

我不吃屁股（老牛）



老牛，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像片中油画为本书封面。

（一）

尽管山谷里刮过的风把那排土房子里传出的读书声扯得有些支离破碎，我那要命的好奇心还是被搅动起来。“看一眼，就看一眼。”我对自己说。这一眼就要了我的命。我落到窗台上，探头探脑向里望去。

一个戴着很厚镜片眼镜的老师正在领读。他精瘦，脖子像乌龟那样细长而灵活。他的身体前后摇摆，脑袋左右晃动，喉节上下滑动，读得很卖劲儿。他这副模样儿有点儿像我爸卖弄学问时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咯咯笑起来。这一笑可坏了事儿，突然身后一阵风吹过来，把乐不可支的我趑趄趑趄地推进窗子里，“啪”摔到了地上。

“同学们！关上门窗！快！快快！”老师大叫。孩子们噤里啪啦纷纷站起来。门窗转眼之间被关死了，笤帚、水桶、脸盆象大刀盾矛一样高高举起来。孩子们潮水般涌向我。我惊慌失措，从地上挣扎起来，冲向屋顶，扑腾着上窜下跳。一只只努力伸向空中的小巴掌在我下面像绽开的花朵在大风里摇晃。

“同学们！撞桌子！撞板凳！敲脸盆！跺脚！用噪音把他弄晕！”老师高声喊。教室里立刻轰隆隆响起来，地上的灰尘也随之四处弥漫，仿佛千军万马在行进。老师弓腰站在讲台上，双眼紧紧盯住盘旋着左冲右突的我。他尖尖的下巴高高昂起，双脚轮番快速蹬地，两个巴掌在空中上下翻飞着拍击讲桌，粉笔头纷纷从在桌子弹跳起来，落到地上。他仿佛在跳着一个古老而雄浑的舞蹈。

我心惊肉跳，头昏脑胀，终于精疲力尽地从空中栽下来，瘫倒在地。一只胶皮鞋死死踩住了我，一个男孩大叫起来：“老师，抓住了！是我抓住的！”“好样的张春贵！同学们！下课！到操场上去，拾一些干草干树枝，把火点起来，我们搞一次聚餐活动！”老师一把把我从小男孩高高擎起的手中攫过来，大踏步走向门外。

孩子欢呼起来，乱糟糟跟在老师屁股后面。

(二)

大火热烈地燃起来。老师厥着瘦瘦的屁股，在操场边的水沟里吭哧吭哧抠了一大砣淤泥。他蹲在地上，把淤泥和地上的干土混合起来，然后噼哩叭啦在手里甩来揉去，像是在做兰州拉面。

“老师你这是在干什么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用泥巴裹起来，丢在火堆里，烤哇烤，等泥巴烧干了，皮毛都粘到泥巴里去，一掰开，嚯！干干净净的一团嫩肉。”老师咂巴咂巴嘴，好像那团肉已经在嘴里了。小嘴们也跟着咂巴起来，发出啍啍的声音。

“老师！你看他还眨巴眼睛呢，多可怜啊！要不先养起来，等什么时候死了咱们再吃吧。”一个小女孩建议说。“傻丫头，这你就不懂了，活烤才新鲜呐，死了味道就不好了！”老师说。

我被厚厚的泥巴糊住，我在缓慢的窒息中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我爸经常呱呱教导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说，“好奇心这种心，长在人身上是好的，长在我们身上是不好的。”这不，我用我的小命儿验证了老爸这话是一句真理。

(三)

肉香弥漫开来。老师搓着手上的泥条儿，笑眯眯地问：“同学们，这第一片肉，应该谁先吃？”

“老师，你先吃！老师应该先吃！”班长带头建议说。“老师吃！老师先吃！”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附和。

“不对！”老师摇摇头，说：“应该班长先吃。他平日里为大家做很多工作，监督你们早自习，监督你们做功课，监督你们搞卫生，监督你们排队回家，他贡献最大。让班长先吃，好不好？”

“好！”孩子们齐声回答。

“下一片，应该谁吃呢？”。“老师！老师吃！”孩子们又一次热切地喊。“不对！”老师再次摇摇头，“应该是副班长。”“再下来呢？”老师又问。“学习委员！”孩子们终于理解了老师的思路，齐声回答。“大家排队！排队啦！排队领肉啦！”班长机灵地吆喝。

一个小男孩拼命往前挤。班长上前一把把他薅出来，呵斥道：“张春贵，你怎么可以站在你们小组长前面！”张春贵脖子梗起来，不屑地说：“小组长？她算老几！臭丫头片子！”老师大踏步走过来，严厉地说：“张春贵，你以为没人治得了你是吧？你给我站到队列最后面去！”

张春贵怒目而视，终于气哼哼地向队伍后面走去。站在尾巴上的是一个拖着长长鼻涕的傻乎乎的男孩。他咬着手指头，不停地吞咽口水。张春贵一扬手把他推了个趔趄，“李金柱，你也敢站在我前面？到后面去！”李金柱咧咧嘴，继续吸吮手指头。孩子们依次分到了一丝肉条儿。

张春贵紧紧盯着老师手里越来越少的肉，突然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我不吃屁股！”老师抬头看了看张春贵，再低头看看手里剩下的最后一小砣肉，沉下脸，训斥道：“张春贵，你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不团结同学，不尊重班干部，不尊重师长。屁股？就是屁股你也没得吃！”说完

越过张春贵，把肉递给了李金柱。“这是给你的，你虽然傻，但听话，不惹事生非。给！这是老师对你的奖励。”

张春贵一屁股坐在地上，伤心地哭起来，说：“是我抓住的，凭什么不让我吃？屁股也行啊！可现在屁股也没了！”班长走上前去，严肃地说：“张春贵，你还好意思哭！难道你没有看见咱们老师也没吃吗？最应该吃的老师都没有吃，你这最不应该吃的捣蛋包有什么委屈的？”

“操你妈的！你第一个吃，吃的是最好的，你当然不委屈啦！”张春贵突然破口大骂。

“反了你啦张春贵！给我到教室里站着去！”老师大吼道。“我不去！”张春贵昂着头说。老师脸色铁青，上前一把握住张春贵的脖领子，往教室里拖，小男孩两脚蹬地，拼命反抗。孩子们叽叽喳喳，队伍混乱起来。

（四）

哎！我要是像人一样，有两瓣肥屁股蛋儿，给张春贵一瓣儿，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嘛！



IEA 成立始末：美国能源外交的选择（加拿大能源资讯）



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 IE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框架下的能源消费国组织，同时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之一。除紧急石油共享机制之外，国际能源机构在能源保护（节能）、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研究与开发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过程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外交努力推动了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通过倡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美国实现了巩固西方联盟关系、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的战略目标，进而维护了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鉴于此，探讨美国在国际能源机构中的主导作用，对于理解国际能源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美国最新解密的外交档案资料，从美国对外政策的角度对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过程、美国致力于组建国际能源机构的战略考量，以及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主要动因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十月战争”爆发。10月26日，参战各方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338号决议，实现停火，战争就此结束。“十月战争”不仅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变化，而且，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亦对大国关系及国际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期间，美国积极调整国际能源政策与战略，最终促成了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

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动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化解因石油危机而出现的美欧日分歧，维护西方联盟的团结，整合发达国家能源合作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二是应对石油危机对国际石油体系的冲击，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维系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

“十月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政府负责处理能源问题的部门间协调机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连续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认为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的可能性非常大，由于西欧和日本的石油需求大部分来自中东，为确保石油供应不至中断，西欧国家和日本极有可能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中东政策，美欧日关系将因此面临困难局面。由此可见，在“十月战争”爆发之初，美国预见到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等政策措施的可能性及其对美欧日关系的影响，并开始考虑应对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美国的担心。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将石油价格提高70%，由每桶3.01美元提升至每桶5.12美元。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做出决定，实施石油减产。具体措施包括：将石油产量逐月削减5%以上，直至以色列完全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对于向阿拉伯世界提供帮助的友好国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继续保持正常的石油供应；对于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将考虑实施石油禁运。至此，石油危机拉开帷幕。由于美国在“十月战争”爆发后继续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加强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因此，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于10月19日和20日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并随即得到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积极响应（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由于荷兰追随美国奉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0月23日将荷兰列入禁运名单（直至1974年9月，针对荷兰的石油禁运方才解除），石油危机达到高潮。

正如美国所料，面对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西欧国家采取的中东政策是开始疏远美国，对“十月战争”普遍采取中立立场，拒绝飞往以色列的美国战机飞越其领空，拒绝为飞往以色列的美国战机提供加油服务，由此导致美国与其北约欧洲盟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不仅如此，欧洲经济共同体还于11月6日发表声明，要求以色列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从而表明欧共体采取了明确的亲阿拉伯立场。

11月19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不再实施针对西欧国家的石油出口削减计划，此举对日本形成巨大压力。日本于11月22日发表声明，明确要求以色列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否则，日本将重新考虑对以政策。此举标志着日本的战后外交政策第一次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美日关系因石油危机而面临严峻考验。

总之，面对石油危机的巨大压力，西欧国家和日本纷纷采取措施以密切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关系，从而与美国强硬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和日本还纷纷在政治和军事上同美国拉开距离，西方联盟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除在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同美国的立场相左之外，西欧国家和日本还积极寻求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双边协定，承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并以此换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供应。

据美方统计，截止 1974 年 2 月初，法国、英国、西德、日本与沙特阿拉伯、阿布扎比（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等签署了一系列涉及经济和技术合作及石油供应的双边协定。对于西欧国家和日本抛开美国寻求阿拉伯国家石油供应的一系列行动，美国表示强烈不满，指责西欧国家和日本的举措助推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削弱了能源消费国的谈判实力。由此可见，石油危机不仅引发了美国与其盟国的政治分歧，而且加剧了美欧日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西方联盟的稳定与合作因对石油供应的争夺而面临威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面临考验。

实际上，在石油危机之前，美欧日经济关系就已面临诸多问题。在贸易领域，1964 年举行的关贸总协定制度“肯尼迪回合”并未化解美欧农业贸易政策的分歧。在货币金融领域，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欧日围绕确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贸易与货币政策分歧尚未解决的情况下，1973 年石油危机更是对西方联盟关系构成了新的全球性挑战。

在此背景下，美国深感应首先设法化解西方联盟在能源政策上的分歧，避免美欧日矛盾进一步发展，进而维护西方盟国的团结。早在“十月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就考虑举行一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高级别能源会议，以展示西方世界的团结，共同应对石油危机的威胁。在 10 月 14 日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再次强调，美国必须着手准备一个政治方案以处理石油危机对美欧日关系的影响。由此可见，应对石油危机对美欧日关系的冲击、维护西方联盟团结、整合发达国家能源合作的政治基础是美国寻求组建国际能源机构的一个重要动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力求化解石油危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石油体系的冲击，以期在美国的领导下重塑国际能源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维护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主导建立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制度的同时，美国并没有组建能源领域的多边国际制度，而是支持以国际石油公司为中心的运转机制。因此，在 1974 年前，国际能源消费领域尚无管理国家间能源政策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另一方面，基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美国石油公司在“石油七姐妹”中的优势地位，战后世界石油体系形成了由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主导的基本格局。

不可否认，随着 196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的建立，国际石油体系的变革已在孕育之中，但基于石油开采的特许权制度，国际石油的定价权和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国际石油公司手中，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主导世界石油体系的基本格局并未动摇。

1968 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之后，海湾产油国随即展开了夺回石油权利的努力。通过 1971 年的《德黑兰协定》（Tehran Agreement）和《的黎波里协定》（Tripoli Agreement），海湾产油国开始参与国际石油价格的谈判，石油生产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定价的局面初步形成。由于美元是石油的计价货币，美国认为，石油提价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石油公司的利润，抵消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的影响，而且还可以抬高西欧和日本的石油消费成本，削弱西欧和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对于海湾产油国的提价努力，美国实际上持支持态度。与此同时，国际石油关系的新变化仍在进行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因而无法在

紧急时期向其盟国提供石油供应，由此失去了一个影响国际石油关系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石油生产国收回石油所有权和定价权的努力仍在发展，并以石油危机的方式充分体现出来。

从国际石油关系的发展演进来看，1973年石油危机严重动摇了以国际石油公司为中心的运转机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所采取的提价、减产和禁运措施表明，海湾产油国完全掌握了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和定价权，从而对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主导的世界石油体系构成实质性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调整国际能源政策以应对国际能源关系的新变化，通过协调西方世界的能源政策、拓展发达国家能源合作的范畴，以共同应对石油危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国际石油体系的挑战，进而维护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面对石油危机对国际石油关系的冲击，西欧国家和日本却主张通过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和谈判以解决石油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此，美国竭力反对，因为这样的政策选择将提升以欧佩克为代表的石油生产国的谈判地位，削弱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作用。

不仅如此，面对石油危机冲击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巨大的政策分歧，国际能源消费领域缺乏多边规则的缺陷亦暴露无遗，从一定程度上讲，正因为发达国家间缺乏能源合作的国际机制，才导致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在面对石油危机时，难以协调政策立场且纷争迭起，美国在石油危机初期亦丧失了外交主动权和领导地位。鉴于此，与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政策选择不同，美国应对石油危机的战略选择之一就是组建能源消费国集团，重构国际能源秩序。实际上，维护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在10月26日举行的国务院会议上，基辛格明确提出了美国国际能源政策设计的政治原则：在同能源消费国的谈判中，美国应凭借实力优势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将石油危机转化为可以利的资源，进而谋求美国的政治利益。

为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决策者强调，“山姆大叔”应通过提供援助等方式，敦促西欧国家和日本同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共同应对石油危机，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更少依赖中东石油的有利条件，以及美国拥有的贸易和货币优势，谋求维系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面对石油危机对西方联盟关系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石油体系的冲击，美国积极倡导建立一个以能源消费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能源组织，进而通过规则约束以实现发达国家能源关系的制度化，并借此加强西方联盟的团结，以期构筑发达国家能源政策合作的政治基础，维护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因此，寻求建立国际能源机构是美国应对石油危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目标就是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维系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美国的政策方案与国际能源机构的筹划

随着政策酝酿的逐步深入，美国开始考虑制定具体的国际能源计划。为此，基辛格催促美国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国际能源政策的具体方案，应对石油危机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在11月26日同政府有关官员的会谈中，基辛格重申了制定国际能源计划的必要性，强调美国能源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西方世界的能源政策协调问题，以及能源消费国之间的长期关系问题。此后，相关部门按照基辛格的政策思路，开始制定美国的国际能源政策计划。作为基辛格欧洲之行的政策准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班子于1973年12月4日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有关美欧日关系和能源政策的备忘录（以下简称“12·4备忘录”，Memorandum of December 4），系统阐述了美国国际

能源政策的基本构想。该备忘录首先指出，尽管石油危机对美欧日关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但美国在石油危机中却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并拥有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足以敦促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合作，防止西方联盟的进一步分化，并为西方世界的能源合作构筑基本框架。

“12·4 备忘录”认为，美国的谈判筹码主要包括：（1）美国的能源供应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可在没有西欧国家帮助的情况下度过石油危机；但如果能源局势继续恶化，西欧则需要美国的帮助；（2）除拥有充足的资源以影响以色列之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样拥有欧洲无法比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3）世界上多数国际石油公司为美国所拥有；而且，美国在能源领域、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普遍领先于西欧国家，拥有能源技术优势。“12·4 备忘录”指出，美国应充分利用上述筹码，敦促西欧国家和日本同美国展开能源政策谈判，具体磋商的内容包括：经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共享安排；能源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合作；应对能源对西方联盟的挑战以及美欧日能源政策的协调问题。“12·4 备忘录”的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设计了美国国际能源政策的基本框架，初步界定了美国能源合作政策的主要内容，从而为美国筹划国际能源机构奠定了基本的政策蓝图，并为“基辛格计划”的出台作出了铺垫。

在完成了相应的政策准备之后，基辛格于 12 月 12 日在英国清教徒协会（Pilgrim Society）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美国有关能源合作的计划（以下简称“基辛格计划”，Kissinger Plan）。基辛格首先指出，除增加石油的生产和供应及合理利用现有能源之外，解决能源危机的长期途径之一就是开发替代能源。为此，基辛格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能源行动小组”（Energy Action Group），其主要目标就是寻求建立能源的保护和勘探开发机制，以及新能源技术研究的协调机制，进而确保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基辛格强调，“能源行动小组”将主要由能源消费国组成，美国将为实现“能源行动小组”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不难看出，“基辛格计划”沿袭了“12·4 备忘录”的政策思路，尤其强调了新能源研究与开发合作的重要性，标志着美国正式启动了寻求与西欧国家和日本展开能源谈判并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历史进程，其战略目标就是通过多边能源合作以化解美欧日能源政策分歧，巩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维护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

基辛格公开称，面对石油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美国承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美国的领导，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正因为如此，“基辛格计划”是美国寻求主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能源共享问题上存在诸多疑虑，尤其是不愿因与美国展开石油共享谈判而影响它们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因此，“基辛格计划”并未提及能源共享问题。然而实际上，在随后的谈判中，能源共享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基辛格计划”，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ies）首先做出回应。12 月 15 日，欧共体发表声明，强调美国的计划对于能源消费国在经合组织框架内处理能源问题是有益的。12 月 19 日举行的经合组织石油委员会会议则对设立“能源行动小组”的倡议明确表示支持，认为经合组织为“能源行动小组”提供了谈判的平台。从有关国家的反应来看，英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认为“基辛格计划”是“富有想象力和建设性的倡议”，法国对此则不置可否。由此可见，西欧国家对“基辛格计划”总体上表示支持，从而为有关谈判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为敦促法国接受美国的计划，基辛格于 12 月 20 日在巴黎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举行会谈。基辛格重申，西方国家只有放弃内部争斗，能源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蓬皮杜则阐述了法国的政策立场，强调阿拉伯石油仅占美国石油需求的 10%左右，而法国的石油供应却完全依赖于阿拉伯国家，因此，法国不赞成组建能源消费国集团，但愿意举行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对话。显然，法国对“基辛格计划”采取了明确的反对立场。实际上，欧共体一方面对“基辛格计划”表示原则支持，另一方面，欧共体仍然试图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以期增强欧共体在国际能源关系中的地位。

12 月 15~16 日，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共体峰会，同时计划在 1974 年 2 月举行欧共体—阿拉伯国家间部长级会议。此举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认为欧共体的举措将损害美国的多边努力。面对欧共体的骑墙态度，美国深感应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基辛格计划”，通过拟议中的华盛顿能源会议深化传统的跨大西洋合作，缓解因能源问题而出现的美欧紧张关系。

12 月 23 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将石油价格提升至每桶 11.60 美元。此举再度引发了西欧和日本的恐慌，但美国却认为，石油价格的上涨为促使西欧国家和日本同美国合作，共同寻求能源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新的动力，有助于推动“基辛格计划”的实施。在 1974 年 1 月 8 日举行的国务院会议上，基辛格再次强调，美国决不会容忍西欧或其他国家在石油问题上所采取的双边行动，“能源行动小组”是西方世界磋商能源问题的唯一论坛。至此，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以多边方式推进“基辛格计划”、主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政治决策。1 月 9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邀请主要能源消费国出席华盛顿能源会议。尼克松称，国际能源局势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应对能源问题的双边行动将导致西方世界的进一步分裂，损害西方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

为此，尼克松呼吁西方国家采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应对能源挑战。尼克松强调，华盛顿能源会议的目的就是具体落实“能源行动小组”倡议并寻求达成协议。随着会期的临近，美国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晰，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倡导华盛顿能源会议的目的就是充分运用美国独特的领导地位，主导制定能源领域的多边国际规则。由此可见，美国决意通过发达国家间多边谈判的方式，全面推动“基辛格计划”的实施。

面对美国力图通过华盛顿能源会议主导建立能源消费国合作机制的努力，法国公开表达了不同观点，主张采取另一种方式以处理能源危机。1 月 18 日，法国建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一次世界能源会议，从而与美国的倡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美国认为，法国之所以不支持美国的倡议，其原因就在于法国坚信此举将增强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法国有关举行联合国能源会议的主张则是试图转移有关国家对美国倡导的华盛顿能源会议的注意力。鉴于此，基辛格对法国的倡议表示强烈不满，指责联合国能源会议将制造混乱。

显然，相对美国热衷于组建能源消费国组织的努力，法国更倾向于强调能源消费国和出口国之间的合作，不愿因追随美国的政策而影响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更不愿美国凭借组建新的国际能源组织以进一步增强影响欧洲的权力。法国甚至认为，华盛顿能源会议昭示了美国在欧洲重建霸权地位的意图。由此可见，在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方法和战略考量上，美法两国存在巨大的分歧。为推动华盛顿能源会议的顺利召开，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促使英国、西德和日本等国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在此背景下，法国于 2 月 6 日勉强同意出席华盛顿能源会议，同时重申法国与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欧洲可以采取共同立场的愿望”，但法国无法赞成建立一个由西方石

油消费国单独组成的国际机构。鉴于此，基辛格立即指责法国的真实意图就是试图通过欧共体影响有关国家的立场，干扰华盛顿能源会议的谈判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中东政策和能源政策上与美国存在某些不同观点，但在维护西方联盟问题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与美国仍然拥有基本的政策共识和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由此相信，凭借英国、西德和日本的支持，美国可以确保华盛顿能源会议的顺利举行。

综上所述，为应对石油危机的冲击，实现巩固西方联盟关系、维护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美国进行了充分的政策准备和外交努力，同时力图依托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积极推动华盛顿能源会议的召开，以期在大国合作的基础上筹建国际能源机构。

三、华盛顿能源会议与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

经过紧张的筹备，华盛顿能源会议于 1974 年 2 月 11 日~13 日正式举行，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机构包括：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欧共体和经合组织。

在会议开幕式上，基辛格发表了致辞。他强调，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道义责任，愿意通过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来解决世界面临的能源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能源领域的双边行动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基辛格重申，美国愿意分享美国先进的能源技术，包括铀浓缩技术，展开能源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期联合开发新能源，并建立一个紧急能源共享体系。为此，基辛格提出了会议的谈判议程，主要涉及能源保护、替代能源、能源的研究与开发、紧急能源共享等问题。基辛格同时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协调小组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由此可见，通过谈判议程的设置，美国力图引导华盛顿能源会议朝着美国设计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12·4 备忘录”和“基辛格计划”所确立的战略目标。

法国尽管出席了华盛顿能源会议，但对美国发起会议的意图却始终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反对美国利用华盛顿能源会议谋求领导地位，指责美国利用撤军威胁吓唬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时利用支持英镑的承诺对英国施加压力。总之，在法国看来，美国主导华盛顿能源会议的真实意图就是要么支配欧洲，要么拆散欧共体。面对法国的态度，基辛格随即指责法国出席华盛顿能源会议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破坏会议。由此可见，美法两国在能源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而这实际上是美法矛盾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正如“12·4 备忘录”所做的政策评估，在能源领域，美国确实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这也是美国可以主导华盛顿能源会议的原因所在。因此，尽管遭遇法国的反对，但在美国的敦促下，华盛顿能源会议的谈判仍然有序展开，西德率先表示完全支持美国的倡议，除法国之外的其他与会国亦对美国的计划持积极合作的态度，法国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基辛格由此坚信，华盛顿能源会议将成功结束。

凭借英国和西德等绝大多数与会国的支持，美国推动华盛顿能源会议达成一个最后公报（由于法国的反对，西欧国家以单个国家的身份而不是以欧共体的身份参加联合公报）。该公报强调，日益上涨的石油价格对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加以应对，

进而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以便为稳定的国际能源关系奠定基础。为此，华盛顿能源会议与会国同意，在经合组织框架内制定一个综合性的行动计划，涉及的议题主要包括：能源保护、紧急石油共享、替代能源和能源供应多样化、能源研究与开发；为协调上述多边行动，应建立一个能源协调小组（Energy Coordinating Group）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推动下，华盛顿能源会议最终接受了美国的政策主张，会议公报集中体现了“基辛格计划”的政策原则，基本沿袭了美国提出的公报草案。因此，华盛顿能源会议是美国推进“基辛格计划”，主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又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通过华盛顿能源会议，美国成功扭转了石油危机初期西方世界难以整合能源政策的局面，推动有关国家实现了政策立场的重大转变，缓解了美国与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紧张关系（法国除外），因此可以说，华盛顿能源会议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协调能源政策、共同应对石油危机的转折点。

根据华盛顿能源会议达成的程序，经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协调小组于2月25日成立（法国没有参加）。3月13~14日，能源协调小组会议再次举行。随着能源协调小组开始围绕美国设定的议程进行磋商，基辛格认为，美国已经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在5月2日举行的能源协调小组会议上，美国提出应制定一项包括能源保护、能源储备和紧急能源共享等内容的“综合应急方案”，该政策构想获得了能源协调小组以及有关国家的原则认可。此次会议还商定，在下一轮能源协调小组会议上，有关国家将以“综合应急方案”的政策构想为基础展开谈判，推动达成有关“综合应急方案”的政府间协定。按照计划，能源协调小组将于6月中旬再度举行会议，为此，美国进一步完善了“综合应急方案”的政策构想，重申美国的目标就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能源消费国组织。

就紧急能源共享而言，美国认为，其核心机制应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确立成员国的石油储备目标；二是建立紧急状态下的石油共享机制。美国强调，尽管“综合应急方案”将允许西欧国家和日本在紧急状态下共享美国的石油资源，但对美国而言，“综合应急方案”也是保护美国免遭有选择的石油禁运的有效方式。6月12日，美国将“综合应急方案”草案送交有关国家，以期推动能源协调小组的谈判进程。在美国的敦促下，6月17~18日举行的能源协调小组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进一步磋商美国提出的“综合应急方案”。经过紧张谈判与磋商，有关国家最终根据美国提出的“综合应急方案”，于1974年9月达成国际能源计划的最终文本，决定建立一个政府间国际能源机构。11月15日，经合组织理事会正式批准在经合组织的框架内建立国际能源机构。11月18日，经合组织24个成员国中的16国在巴黎签署了《国际能源计划协定》（Agreement on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按照约定，《国际能源计划协定》自11月18日起临时生效。1976年1月19日，《国际能源计划协定》正式生效。

《国际能源计划协定》规定，国际能源机构的宗旨就是确保合理条件下的石油供应，实施紧急状态下的石油分配与共享，推动发展替代能源，展开能源研究与开发领域以及铀浓缩领域的国际合作。在紧急石油共享方面，《国际能源计划协定》规定，国际能源机构各成员国在近期应达到相当于60天净进口量的紧急石油储备（亦称战略石油储备）目标，并最终实现90天紧急石油储备。

在决策机制方面,《国际能源计划协定》规定,表决权依据基本投票权(每个成员国各占3票)和石油消费投票权(以成员国1973年的石油消费量为基础)进行划分,实行综合加权投票权制,美国拥有51%的综合加权投票权,位列第一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由此可见,《国际能源计划协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则是以美国提出的“综合应急方案”为基础的,体现了“12·4 备忘录”和“基辛格计划”所确立的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因此,《国际能源计划协定》的签署和生效及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是美国政策设计和外交推动的产物,是华盛顿能源会议的重要成果,基辛格将其称为走向能源消费国团结的历史性步骤。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基本实现了巩固西方联盟关系、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维护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

首先,随着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美国基本实现了巩固西方联盟、确立西方战略能源关系的政策目标。毫无疑问,因石油危机而遭到削弱的西方联盟关系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冷战背景下,这一问题对美国而言尤其重要。为此,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修补并巩固西方联盟关系。以国际能源机构为制度平台,美国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一方面,《国际能源计划协定》为西方国家制定共同的能源政策与战略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机构亦为西方国家协调能源关系提供了一个政府间论坛,国际能源机构的能源保护、战略石油储备等机制更是为西方国家的能源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正因为如此,通过加强西方国家的能源政策协调、确立制度化的能源关系,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有助于巩固西方联盟,避免西方国家因能源政策分歧而影响内部团结,而西方联盟的团结则为美国寻求维护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大国合作的政治保障。

基辛格就明确指出,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虽然没有参与国际能源机构的组建,但作为西方联盟的成员,法国却通过经合组织与国际能源机构保持联系并参与能源问题的磋商,同时通过欧共体参与国际能源机构的紧急石油共享机制,从而实际上成为西方战略能源关系的参与者,国际能源机构总部亦设在法国巴黎(法国最终于1992年加入国际能源机构),所有这些均展示了国际能源机构在整合西方世界能源关系中的作用。其次,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是美国政策计划和外交推动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实现了主导确立多边能源规则、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和延续。建立国际能源机构是美国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举措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寻求维护国际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选择。

为此,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和外交准备,首先通过“12·4 备忘录”确立了相关的谈判议程和美国的战略目标,随后又通过“基辛格计划”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展开能源政策谈判的倡议。通过华盛顿能源会议,美国将西方国家纳入美国设计的国际能源政策的谈判轨道,最终促成了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因此,在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过程中,美国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不仅如此,国际能源机构的主要规则——包括能源保护规则、紧急石油共享规则、新能源合作规则、能源研究与开发规则等——均源自美国的政策计划,总体上体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取向。其中,紧急石油共享规则既是美国为免遭有选择的石油禁运而作出的制度设计,又是美国整合西方国家能源和对外关系的制度手段;基于能源技术、尤其是新能源技术优势,新能源开发与合作规则则为美国影响国际能源关系提供了新的权力资源。此外,在国际能源机构的决策机制中,美

国凭借综合加权投票权制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是国际能源机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总之，随着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能源领域的消费国协调机制基本形成，并以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作为制度保障，而美国则凭借主导国际能源机构的制度规则和决策机制，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制度优势，由此维持并延续了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作为应对 1973 年石油危机的战略举措，美国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发达国家间的能源消费国组织。为此，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和战略意图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计划，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推动了华盛顿能源会议的召开，最终按照美国设计的谈判议程和政策方向促成了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

一方面，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能源机构及其紧急石油共享机制和新能源开发与合作机制不仅增强了发达国家集体防范和抵御石油风险的能力，而且拓展了国际能源政策的合作领域，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 1973 年石油危机对西方能源关系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能源机构及其制度规则，美国实现了巩固西方联盟关系、确立多边能源规则、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的战略目标，维护了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既是美国回应 1973 年石油危机的政策举措，更是美国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维护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选择。

结语

诚然，在建立之初，国际能源机构只是一个能源消费国组织。但随着国际能源关系的发展演进，国际能源机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在能源安全、能源保护、新能源及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为国际能源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为理解国际能源关系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借鉴。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占据了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 1973 年石油危机对美国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主导的世界石油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但通过主导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能源关系实现了制度化并拓展了国际能源合作的新领域，从而为发达国家应对石油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维系。鉴于此，美国的主导地位成为其他国家制定国际能源政策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随着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能源安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问题成为国际能源关系的重要议题。凭借国际能源机构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平台，发达国家积极合作开发石油之外的替代性能源（如天然气、煤气）和可再生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由此带来了国际能源结构的巨大变化，国际能源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再次，鉴于能源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因而日益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重视，确保能源安全亦是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毫无疑问，在国际能源关系中，有关国家既存在共同利益，也难免出现利益分歧甚至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能源问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议题。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及其实践表明，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际能源合作是化解能源矛盾、稳定国际能源关系、实现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

埃克森美孚的石油赌局，如果输了呢？（石油圈）



如果押注化石能源失败，埃克森美孚或将错失在一个全新能源时代发展的先机。

十年前，埃克森美孚迫切希望涉足页岩领域，宣布该公司以 410 亿美元收购美国页岩气先锋 XTO Energy 公司，这不仅成为当时页岩气行业规模最大的并购，也成为埃克森自 1999 年收购美孚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

十年后，埃克森美孚开始重新审视这笔资产。10 月 30 日，埃克森美孚公布了其 2020 年前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埃克森美孚亏损 6.8 亿美元，成为该公司史上首次连续三个季度亏损，而去年同期净利润 32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埃克森美孚表示该公司可能出现 300 亿美元的资产减计，首当其冲的正是 XTO Energy。而这可能成为 10 多年来该行业规模最大的减记。

从十年前兴致冲冲地收购 XTO Energy，到十年后开始重新反思这笔收购，不变的是，埃克森美孚对化石燃料的“情有独钟”和笃定，这与 BP、壳牌、道达尔、Equinor 等同行巨头展望和拥抱绿色能源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而在“格格不入”的背后，是埃克森美孚坚信：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将引发更多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和持续低迷的石油需求，以及能源转型的队伍逐渐壮大，埃克森美孚的这一坚持更像是一场“豪赌”。之所以说是豪赌，因为对于已经被踢出道指的埃克森美孚来说，输了，就意味着错过了一个时代，一个百年巨头或将就此灰飞烟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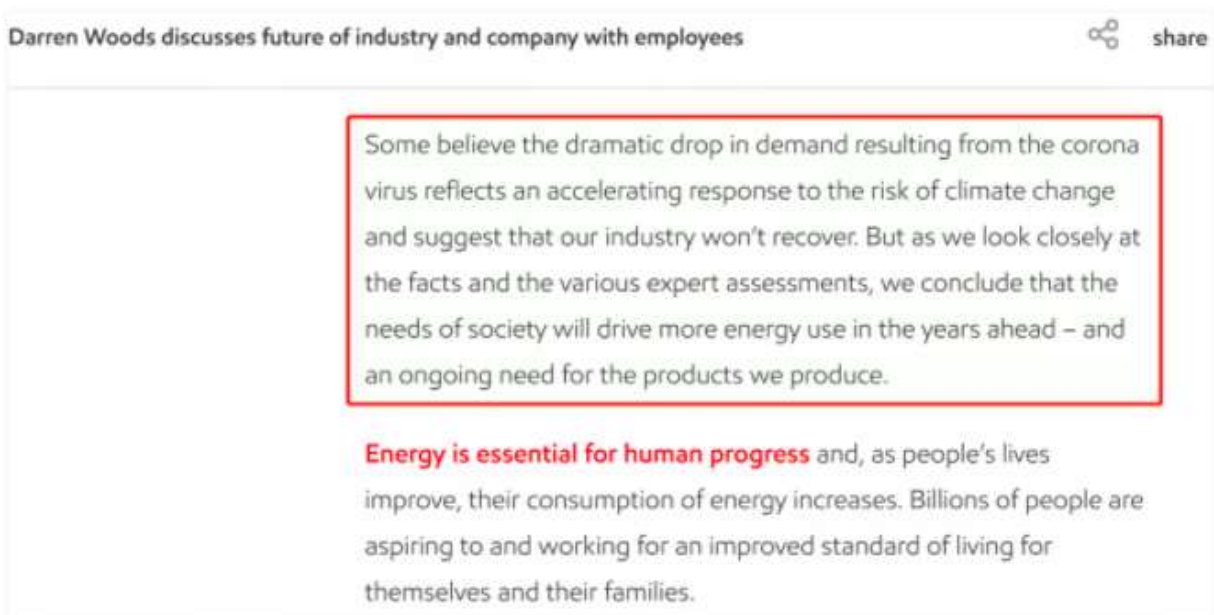
5 月 1 日，埃克森美孚发布了其 2020 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第一季度亏损 6.1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盈利为 24 亿美元，这也是该公司 30 年来第一次出现季度亏损。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Darren Woods)承认，“这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夏天。”，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示“推动我们业务的长期基本面没有改变。”

“具有挑战性的夏天”早已过去，更艰难的冬天已经来临。即使新冠病毒肆虐、需求大幅下降，也没能阻挡住埃克森美孚孤注一掷地押注化石燃料的决心。从埃克森美孚第三季度财报可以看到，

第三季度其二叠纪盆地的平均日产量为 40.1 万桶油当量，值得注意的是，前一季度减少的产量在第三季度全部恢复了，包含在这 40.1 万桶/日油当量中。不仅如此，即使埃克森美孚的资本支出已经削减了 30%，但该公司仍计划明年提高二叠纪盆地的产量。



10 月下旬，该公司官网公布了一封公司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Darren Woods)与员工的一封沟通信。达伦·伍兹(Darren Woods)在信中表示：“一些人认为，新冠病毒引起的需求急剧下降反映了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加速反应，并暗示我们的行业不会复苏。但当我们仔细观察事实和专家的评估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几年，社会的需求将推动更多的能源使用——以及对我们所生产的产品持续需求。”



埃克森美孚押注的是，未来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投资不足将导致供需失衡，石油价格最终将会上涨。该公司高级副总裁 Andrew Swiger 表示，该行业的投资水平已经低于历史水平，也低于满足未来需求、克服 5%-6% 的年度自然产量下降所需要的水平。Andrew Swiger 说：“如果该行业要满足第三方对能源需求的可靠估计，我们将需要大幅增加投资。”“行业要为这种水平的投资提供资金，这

样一来价格必然上涨。”如果埃克森美孚押注赢了，未来 1-2 年石油需求真的恢复到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水平，那么埃克森美孚或将夺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如果输了呢？

2020 年，对埃克森美孚来说，是经历多个“开创性”第一的一年。2020 年第一季度亏损 6.1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盈利为 24 亿美元，这也是该公司 30 年来第一次出现季度亏损；第二季度，亏损 11 亿美元，创下该公司历史最大亏损记录；第三季度，继续保持亏损，金额达 6.8 亿美元，成为该公司史上第一次连续三个季度亏损。

埃克森美孚曾是纽约证交所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近年来其市值大幅下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加速了跌势。3 月中旬，标准普尔下调了埃克森美孚信用评级，理由是“油价前景欠佳削弱了这家能源巨头的自由现金流及杠杆水平”，对埃克森美孚的信评前景展望为负，并警告称：如果未来 12 至 24 个月公司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善自由现金流和杠杆指标，则可能进一步下调其信用评级。

紧接着，8 月份，在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的一员长达近一个世纪后，埃克森美孚被“踢出”了道指。而就在 7 年前，埃克森美孚还曾号称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并因其可靠的回报和持续的财务业绩而受到称赞。

分析人士认为，对石油产量快速增长的追求，以及对高风险、高成本项目的痴迷，使得该公司近年来步履蹒跚。尽管如此，埃克森美孚仍坚定地专注于化石能源。与此同时，埃克森美孚的竞争对手 BP、壳牌、道达尔、Equinor 等与其态度完全相反，正思忖着化石燃料市场是否已经见顶，纷纷制定了“零碳”目标，为石油产量下降做准备。关于这些巨头迈开能源转型的步伐、从化石燃料转向更清洁能源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埃克森美孚曾明确表示过不会跟风“零碳”目标，并将自己定位成“为未来提供碳氢化合物的角色”，计划在未来 4 年将其化石燃料产量提高近三分之一。尽管埃克森美孚在规划更多化石燃料生产的同时，也将资金投入生物燃料和碳捕获技术的研究，但与其生产规模相比，埃克森美孚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不足一提。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石油行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客户、合作伙伴、投资者和气候维权人士都对石油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开始认真地应对气候变化。对于押注化石能源这场豪赌的埃克森美孚来说，它表现得更像是能源转型这场变革的局外人。如果押注化石能源失败，埃克森美孚将错失在一个全新能源时代发展的先机。

石油峰值提前，油服行业面临十年“大考”（子衿）

飞机停飞，雇员居家办公，城市封锁……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让世界多地按下了“暂停”键，也给石油行业沉重的一击，再一次引发行业对于石油峰值的讨论。BP、Equinor、Total 等石油巨头，以及麦肯锡、伍德麦肯兹、Rystad Energy 等知名能源咨询公司纷纷发出石油峰值预警。Rystad Energy 更是将其预测的石油峰值提前至 2028 年。

而随着石油峰值的提前，让本已经在本轮石油寒冬中遭受暴击的油服行业雪上加霜。Rystad Energy 分析显示，由于石油需求峰值以低于预期水平提前到来，导致勘探开发投资减少。预计未来八年内，油田服务（OFS）市场采购规模将下降约 3400 亿美元。排除物价上涨的影响，按照实际价值计算，在十年内油田服务采购量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01. 石油峰值提前

今年 9 月份，英国石油巨头 BP 发布了备受行业关注的 2020 世界能源展望。也是在这一次的能源展望中，BP 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人类对石油的需求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这也使得 2019 年全球石油需求或是未来 30 年的峰值。

除了 BP 外，越来越多的石油巨头和知名咨询公司提出石油峰值。挪威国油 Equinor 预测在 2027-2028 年达到顶峰，法国石油巨头 Total 预测 2030 年。法国巴黎银行全球负责人也认为，即便疫情过去，全球石油需求也不再可能重复过去的 V 型复苏，而更可能走 L 型路线，长期低迷。就连一向乐观的 OPEC 也突然表示将在 2040 年见顶。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 2033 年，伍德麦肯兹预测 2035 年，Rystad Energy 更是将其石油峰值预测从 2030 年提前至 2028 年。

Rystad Energy 表示，全球石油需求将在 2028 年达到每天 1.02 亿桶的峰值，并指出低碳能源的推动和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将使石油需求峰值从此前预期的 2030 年提前至 2028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颠覆了对全球短期和长期石油需求的预测之前，Rystad 曾预计 2030 年全球最大石油需求将达到每天 1.06 亿桶。

Rystad Energy 在其长期石油需求预测中研究了三种不同的情况，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2028 年的峰值需求为 1.02 亿桶。此预测方案称为“政府目标方案”，并假设各个部门的石油开发符合政府规定的目标，即朝着更清洁的碳未来发展，特别是在交通运输电气化方面。

“缓慢的复苏将永久影响全球石油需求水平，比我们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预测至少减少了 250 万桶/日。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我们至少失去了 2 年的石油需求增长，而在此病毒爆发之前，我们预计年增长为 100 万桶。”Rystad Energy 的高级石油市场分析师 Artyom Tchen 说：“封锁将在短期和长期内阻碍经济复苏，大流行还将留下行为改变的‘后遗症’，这也将影响石油的使用。”

02. 油服行业十年大考

疫情重击下，2020 年前 9 个月，全球汽车销量大幅下滑。主要的汽车制造商都受到了影响，只有特斯拉是个例外——股价破记录，并在年底被纳入标准普尔 500 指数。另一面，曾是 2013 年全球

最有价值的埃克森美孚被踢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其市值被全球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供应商 NextEra Energy 所赶超。

石油峰值的声音越来越高，石油行业对于资本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人们开始认识到，2020 年石油需求的下降，并不像历史上的“周期性”事件。新冠疫情加速了未来能源改变的步伐。Rystad Energy 分析显示，由于石油需求峰值以低于预期水平提前到来，导致勘探开发投资减少。预计未来八年内，油田服务（OFS）市场采购规模将下降约 3400 亿美元，在十年内油田服务采购量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油服行业来说，这十年将是一场漫长的大考，面对业务大量消失，谁能扛过这十年，谁将获得进行下一轮较量的入场券。

Rystad Energy 预计今年油田服务的采购规模将从 2019 年的 6250 亿美元下降至 4730 亿美元，并在 2021 年维持平衡，然后开始缓慢复苏。根据最新的石油需求峰值预测，预计到 2024 年后，油田服务采购规模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5 年达到 6420 亿美元。排除物价上涨的影响，按照实际价值计算，在十年内油田服务采购量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油田服务（OFS）市场采购规模将下降约 3400 亿美元将持续 8 年。

Rystad Energy 预计,2022 年的投资将增长 13%（之前为 17%），2023 年将增长 16%（之前为 18%）。此次下调的大部分是由页岩气投资推动的。此前，预计页岩气投资将在 2022 年将增长 45%，而现在预计将增长约 30%。海上油田的增长率从 2022 年的 12%下调至 9%。

Rystad Energy 能源服务研究主管 Audun Martinsen 表示：“由于勘探开发企业之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需求和意愿较低，海上、页岩和常规陆上资源的资本支出可能很难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Martinsen 补充称，按实际价值计算，对上游油气行业的投资可能永远无法回到 2019 年的水平。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